



《仅你可见》, 巫昂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3年12月出版。

我是编辑, 是13岁女孩的妈妈, 在身份和关系的每一个间隙, 我都苦恼于找不到自己。但这种苦恼随着责编和出版一部情书集《仅你可见》大大缓解了。我常会笑说, 是一个存在主义者写了86封情书, 把我从困境中拽了出来。

### 一生当有这样的挚爱

再也没有比书信更自由、更能给人慰藉的文体了。初读罢《仅你可见》, 我甚至想立刻提笔给某人写一封信, 将累积的心情和故事悉数倾吐。上一次这样被触动, 还是读王小波的《爱你就像爱生命》, 王小波说: “我对好多人怀有最深的感情, 尤其是对你。” 《仅你可见》里, “我”说: “爱你就像爱生命, 不是我自己的生命, 是普遍、普世的生命, 不单是人的生命, 是所有可能存在于, 存在着和即将到来的生命。”

因爱人而爱上生命本身, 能直截了当写下“一生当有这样的挚爱”, 把封印在记忆深处的情绪生生撬开, 人不由得要挣脱庸常, 来一次回忆之旅。

故事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末到千禧年这样的黄金时代, 北京城还有着烟火缭绕的路边摊, 下雪天在街边吃烤串儿, 老板可以从铺满雪的灌木丛里掏出瓶装的燕京啤酒, 那时候一群人从花家地打黄色面的去五道口唱歌, 常常花五十块钱就可以包一个通宵。信中的“我”, 与《东京爱情故事》里的赤名莉香一样独立, 爱得自由而纯粹。

信中的“X先生”比“我”大八岁, 沉醉于自然和探险, 在精神世界与“我”契合, 却无法摆脱来自本性的自我束缚。一对恋人游走在四季的北京, 承担着彼此生命中沉重和轻盈的部分。漫长热烈的独白里, 大部分人都分辨出自己的青春回忆。温暖的, 也许是失败的情感, 在欣喜中付出爱和信任, 在伤害里与人性短兵相接……这些不都建构了今天的你我吗? 保罗·奥斯特曾说过, 爱是“唯一能阻止人堕落的東西”, 如果还能写下情书, 爱的质感是不是更持久?

只不过, 信中的“我”很清醒, 可能从二十四年前就超越了现在。关于一个女性的精神是如何成长的, 在二十四年前, “我”就开始慢慢回应着今天的困惑和思潮。

# 86封情书解读爱与自由的真谛

李洁

## 跳下悬崖的勇气

某种意义上, 《仅你可见》是中国女性的一种非典型精神成长史。书中的主角是“我”, “我”沉溺于爱, 沉溺于日常, 沉溺于艺术、文学、创作, 对人性与生命的探索贯穿始终。“我”的选择, 示范出某种自由。

在与巫昂越来越深入的交往中, 我看到一个知行高度合一的独立女性, 仿佛直接从《仅你可见》里跃出到我面前。直到春暖花开, 我们才真正见面。她真是一个活色生香的人, 眼神热烈, 随时大笑, 脱下一件精致的羊绒大衣, 她笑着说: “我妈妈亲手做的。”然后指指身上的马甲和裙子, “也是她亲手做的。我妈妈快八十岁了, 是我的室友, 她爱上了阅读和做衣服, 研究布料和工艺。”

她有自己一手打造的女性乌托邦, 日常生活的室友是年近八旬却活力十足、思想先锋的妈妈。她没有选择婚姻, 没有留在任何一个可以倚靠的关系里, 并对不平等的关系保持警惕。她坦陈自己的人生选择是一条荆棘路, 所有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探索和创造上, “内心深处, 还是认为富有张力和紧张感的人生, 更值得去体验。”她将之称之为: “要有跳下悬崖的勇气。”

我对好朋友说, 从《仅你可见》, 从巫昂做的任何一件事情上, 你都可以确定她是个女性主义者, 但她绝不会拿“教条式”的女性主义来规训自己。

## 情书写给自己

《仅你可见》其实是“我”写给自己的情书, 在生命的每一个节点, 都深切呼应着自己, 关注自己有怎样的欲求, 为什么

## 在·线·阅·读

### 自然往往无知无觉

十年前, 一位老朋友对我说, 你正站在人生的山顶, 然后就该慢慢走下山了, 心高气傲的我并不相信, 觉得比我大个十几岁的他在说废话, 我从来也不相信, 等我确信这是对的时, 他已经年过六旬, 而我已然接近了五十岁。

五十岁如风中烛, 好蜡烛依然在燃烧, 不好的, 也许已经黯淡无存, 我们如何破解一根好蜡烛的秘密? 人的后半生动力到底从何而来? 在与日俱衰的身体之内, 那根蜡烛的烛芯又在哪儿呢? 当巨石开始滚落下山, 我们是否也能够从自身当中寻找到巨人兼大力士西西弗斯? 我们这自然而来的颓然、沮丧和低落, 是必然的吗? 是从单个细胞, 从细胞壁、细胞膜就开始萎缩, 而带来的吗?

好在, 最近我读了一些好书。床边的小板凳上放着《失落的大陆》, 以色列诗人拿单·扎赫的诗集; 桌上的一摞书最上头搁着《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诗选》; 案头, 因为在学毛笔字, 铺了好

伤痛, 如何才快乐, 情感怎么安放, 敌意从何而来, 自我怎么实现——几乎可以当作女性自我教育的教科书来读。但是正如创作是无需教、无法教的, 女性怎样活, 也不是教科书可以教会的, 我们最多只能从别人的示范里面, 获得一些勇气和力量, 或者从别人的痛苦里面, 认清束缚在哪里。

女性怎样活, 只有女性了解自己的处境, 了解自己的本质, 了解自己需要什么, 了解环境是怎样的, 才能得到确定的答案。

有一次聊到历史上知名女性的处境, 巫昂提到西南联大时期, 即便林徽因这样有光彩的女性, 也感到不堪重负, 疲惫劳累, 每天要做大量的家务, 带着两个孩子, 要照顾家人, 要写专栏文章, 还要做兼职英文老师补贴家用。还有杨绛, 在《我们仨》中负重的生活, 是她应得的生活吗? 她更多在扮演一个保姆的角色。从某种意义上, 她们依然是发不出声音的女性。

波伏娃在某种程度上, 也是受牵制的女性, 没有足够的主动性, 跟萨特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深刻的捆绑, 可以说是一种政治联姻, 这对如此有才华的女性来说, 无疑也是束缚。一旦进入婚姻或者亲密关系中, 女性似乎就进入一个盲区。也许要警醒自己: 被爱不应该是唯一的目的。

有时候巫昂特别尖锐, 她会说: “在我看来, 考量女性是否真正意义上独立和自主的最重要的指标没有别的, 你的时间和精力在哪里? 用在自己身上和自己的事业、自我成就上多一些, 还是用在家务、丈夫和孩子身上多一些?”

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女性, 并不是要拒绝这世间美好的亲密关系。但是如果已经有一个女性将对自已全然的接纳、爱惜和实现写成了一部情书, 总可以鼓励我们去了解自己, 去寻找活出自己的路径吧。

大一张灰色的毛毡垫儿, 上面放了《约翰·但思诗集》。这构成了我最近生活的三点一线, 有时候在屋里东转西转瞎忙, 突然脑海中像被不知道什么风暴卷起, 只好匆匆忙忙地去找这三点当中的一点, 翻开一页, 读上几句。

每天傍晚, 潮热让我浑身上下像只煮得半熟的小龙虾一般, 脸和耳朵都呈现喝醉了酒的那种不自然的红, 每每被母亲大人笑话。她是个妇科医生, 她当然知道这种叫作更年期综合征的毛病, 是死不了人的。红, 都是不自然的, 天空的红, 水中的红, 爱情片里的红嘴唇儿, 昔日我对于你的热烈的情感, 都是不自然的。

自然而然的事情, 它发生得无知无觉, 近乎湮没无闻。被修剪过的围墙是不自然的, 自然的是颓败, 荒草丛生。欧阳修与诸君去醉翁亭痛饮是不自然的, 自然的是他在雪后的窗下写下《醉翁亭记》。身处其中是不自然的, 自然是远离时间的核心区, 在偏远的地方回忆它, 畅想它, 编造关于它的全套谎言。黄黄的牙齿上必须有牙菌斑、牙垢, 这是自然的, 美人动人的皓齿, 那是不够自然的, 因为你没有走得足够近, 足够大。

多年来我们对于“洞悉真相”的状态, 也使得我们逐渐远离了一种美, 这种美, 允许不自然和自然平等地存在。亲爱的, 当然了, 我对你这样的称呼, 再自然也没有了。当然, 这也可能是称呼另外一个人, 一个更为具体、当下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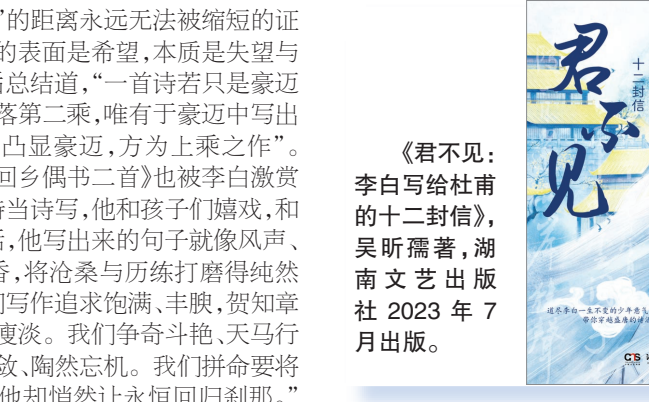
## 写出心中的李白与大唐

张家鸿

叙述之宏阔、想象之瑰丽、思考之深邃, 在《君不见: 李白写给杜甫的十二封信》中体现得酣畅淋漓。作者吴昕孺眼中的李白, 幽默风趣、浪荡不羁、纠结挣扎……归根到底, 这是一个身在诗海里, 亦在尘世中的李白——因其挣扎而无比真实。诗歌并非逃脱外界纷扰的避风港, 而是内心矛盾、痛苦、纠结、悲伤的集中记录。

这本书是小说, 又不只是小说。“本书中, 凡牵涉李白的史实皆有本可依。有些史实在学回家那里颇有争议, 我则根据本书的写作逻辑和人物需要, 选择我认为可取的说法。”它是严谨的, 有学术著作的质地; 它存有想象, 有小说的纷繁; 它又从心出发, 有几分与散文相近的样子。它还是李白写给杜甫的十二封信。使用书信体, 是吴昕孺的别出心裁。信件, 是承载情感受与灵魂重量的最佳载体。在这部长篇小说中, 李白与杜甫的友情是串接情节的主要线索。李白是写信之人, 倾听者; 杜甫是收信之人, 倾听者。各种自剖、自省、自嘲甚至自虐, 构成一个丰富多元而又完整自足的李白。

在信中解读诗歌, 是吴昕孺令人物形象傲然挺立的独特通道。《望岳》固然是一首豪迈之诗, 但在在我看来, 它更是一首穷愁之诗。”书中的李白认为, 诗作首联写的是泰山的雄奇, 更写出帝王的威权。李白的干谒、杜甫的科举, 都是攀登之举。“会当”二字则是李白与杜



甫二人与“绝顶”的距离永远无法被缩短的证据。故而, “望”的表面上是希望, 本质是失望与绝望。作者最后总结道, “一首诗若只是豪迈或穷愁之诗, 皆落第二乘, 唯有于豪迈中写出穷愁, 于穷愁中凸显豪迈, 方为上乘之作”。贺知章的名篇《回乡偶书二首》也被李白激赏不已。“他没把诗当诗写, 他和孩子们嬉戏, 和门前的湖水说话, 他写出来的句子就像风声、雨线、鸟鸣、花香, 将沧桑与历练打磨得纯然一派天真。我们写作追求饱满、丰腴, 贺知章追求的是真朴、瘦淡。我们争奇斗艳、天马行空, 他却锋芒尽敛、陶然忘机。我们拼命要将刹那整成永恒, 他却悄然让永恒回归刹那。”刚过不惑之年的李白遇上解甲归田的贺知章, 是蓬勃与淡泊、激越与平和、积极进取与回归自我的邂逅与碰撞, 为人之作诗之对比带来的冲击何等强烈。

为何会写李白? “我忽然灵机一动, 杜甫给李白写了十二首诗, 如果李白每收到杜甫一首诗, 就给他回一封信, 用这十二封信来讲述自己的一生, 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文学观念、思想演变、情感历程等, 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吗?” 书信如一条贯穿李白一生的主线, 被郑重拎起, 牵系着的是一个与李白同样挣扎、

痛苦并艰难呼吸、艰难哭笑的大唐。大唐让他受困受伤乃至受害, 但是李白心中一直装着大唐, 他深知大唐就是他的宿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缩小版的大唐, 都有开元盛世和安史之乱。我们所谓的宏图与理想里, 固然有过兴旺与繁荣, 难道不也时时陷入灾祸连连、兵荒马乱之中? 这变故迭起、险象环生的现实状况, 难道不也是我们自己内心图景的折射与反映?” 这既是对时代的深深烙印, 又是无法摆脱的宿命, 是与生俱来的烙印。与大唐同呼吸、共命运的李白, 也光耀着大唐。

“李白, 是我内心深处一个难以解开的情结。写李白, 是我作为一名写作者交给自己必须完成的任务。”本书的创作是吴昕孺另一种形式的诗言志。在虚构的大唐里, 他不是用自己的诗歌来言志, 而是借助对李白的诗歌, 以及和李白有过关联的诗人作品的诠释与解读来言志。它是现代人对于诗人的牵挂与遥想, 对波谲云诡、斑斓多姿的历史之眺望与想象。

这本书写出了群星璀璨、各有追求的大唐, 写出了诗歌与酒精交融、碰撞的大唐, 写出了繁荣为表、腐朽为里的大唐, 写出了诗人四处碰壁、官僚尔虞我诈的大唐。当然, 写出各有模样大唐, 是刻画、描摹李白的副产品, 并非小说家的主要目的。只是, 写着写着, 大唐就不自觉地从笔端流淌出来而已。正因为这样, 这部小说才称得上引人入胜的创造性文本。

**一本天津湿地小百科**

《天津湿地生物多样性》

莫训强、李洪远、孟伟庆、贺璇璐 主编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3年8月

本书是一本关于天津湿地生物多样性的百科, 其中包含天津湿地的分布变化、湿地生物多样性现状及天津湿地保护和管理的办法。本书从天津湿地保护和生物多样性探索、保护等方面立足, 相关研究成果能够助力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建设, 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的实施, 对科学合理地保护湿地资源和湿地生物多样性, 保持湿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完整性和连通性,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位作者有着多年调查和研究湿地生物多样性的经验, 书中结论有大量数据图表支撑, 因此本书专业性、实用性兼备, 可为天津湿地保护与管理、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区域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科学参考。

**如何为植物命名**

《植物名字的故事》

刘凤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3年12月

这是一本巧妙而迷人的雅致读物, 讲述了有关植物的科普知识, 以及植物学名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书中数十个关于植物名字鲜为人知的真实历史故事, 有的透着幽默与豁达, 有的暗藏丝丝哀怨, 有的则吐露着清新和率真, 令人过目难忘。本书语言诙谐风趣, 故事轻松幽默, 充满深厚的人文情怀。阅读本书, 既能了解植物学名中隐含的专业知识, 也能从中窥见那些与植物命名相关的人物和历史渊源, 在获得科学发现的同时, 陶冶科学素养, 获得人文享受。

**性别反转世界的女性史诗**

《大奥(1—6)》

【日】吉永史 著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年11月

作为女性漫画里程碑之作, 这套书是以细腻笔触描绘性别反转世界里温柔而残酷的女性史诗。德川幕府时期, 一种名为“赤面疱疮”的瘟疫在日本各地肆虐。这种怪病只在年轻男性间传播且致死率极高。很快, 日本男性人口数量骤减至女性的五分之一, 社会结构发生了颠覆性变化。数量稀少的男性被当作繁衍后代的珍贵资源, 女性则承担了大部分的社会职能和体力劳动, 成为家族继承人、政府官员和最高执政者。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去世后, 私生女千惠以父亲的名义执政, 日本由此迎来了女将军掌权的时代, 而将军的后宫——大奥, 也从“三千佳丽”变为“三千美男”。接下来的故事里, 富有魅力的人物轮番上演人性大戏, 让人深思阶级、性别、权力的纠葛吊诡。

**中西海上贸易历史研究**

《货品易代: 古丝路的衰落与新商道的开辟》

郭卫东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3年10月

本书通过对有代表性的远洋货品涨落兴衰的研究, 观察文明形态的变迁, 续写古丝路之后的历史, 填补“大航海”之后300年间的中西海上贸易史。“大航海”使得洲际远洋通道建立起来, 人类的直接交往也从过去的国别、地区之间扩展到全球乃至全球。航路更是商路, 货品流通与其兴衰的背后是信息、观念、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本书立足于16世纪至19世纪前期中国与海外大宗外贸商品的更新换代, 尤为注重研究一件件“具世界意义”的货品的流通, 通过对丝绸、棉花、茶叶、花旗参、檀木、皮毛、鸦片等大宗货品易代的考察, 使不同地区之间的文明形态转化得以次第呈现。



## 生命的永恒记录

李峥嵘

如何培养孩子的写作能力, 如何帮助他们利用写作这项工具, 打开人生宝库的大门? 这个问题贯穿了《写作能让孩子走多远》全书。书中将写作作为认识自我、理解世界的途径, 以尊重作为底色, 铺就每一个平凡孩子的人生旅程。

作者鲁稚的儿子鲁鲁小时候憨憨的, 有点笨拙。他有一个习惯是“慢慢想, 想清楚才去表达”, 在快节奏的学习环境里, 这样的思维特质成了他的“劣势”, 小学三年级之前, 他的成绩一直是班上后10名, 甚至一度垫底。作为母亲, 鲁稚拥有一颗强大的心, 她坚定地说: “儿子, 你是我心中最好的, 考试时间做不完, 回到家里慢慢慢慢做, 妈妈还是给你打100分。”

“儿子在母亲心中永远100分”的承诺是对孩子的全然接纳与信任, 也给予了孩子接受自己成长节奏的底气。不只要有这样的理念, 更要有具体的实践方法。比如在指导孩子写作的时候, 鲁稚强调要耐心倾听孩子的心声, 孩子写不出来就让他说出来; 只要能完成基本的字数, 不要嫌他写流水账; 要尊重孩子的表达, 不要纠结对错; 鼓励孩子写日记, 父母也动手写起来……

“写作和说话一样, 本质上是一种表达, 如果你总是考虑对方喜不喜欢, 对方希望我怎么回答, 我说错了对方会不会生气, 有这样多的顾虑, 别说妙语连珠, 连正常的表达都会成问题。”鲁稚的做法是符合现代教育学、心理学理念的: 只有内在的驱动力才是一个人持久的动力。这也是我认可的, 只有不断体验到愉悦感, 才能持久、自动自发地去学习, 并逐渐探索出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和成长道路。

鲁稚强调一定要怀着善意的心去看待孩子的作文, “一篇作文再不完美, 只要你怀着善意去挖掘, 总能发现闪光点。”即使有不足也要怀着善意去指出。例如她有一个很好的习惯, 就是在需要修改的地方, 从来不用红笔, 只是用铅笔轻轻划一下, 即使有错别字, 也不是立刻指出来, 而是在讨论完主干问题之后, 把错别字写在小纸条上, 请孩子自己看一下。

鲁稚从不认为写作能力的培养是为了分数和取悦于人, 而是为了表达内心的真知灼见和真情实感。在母亲的鼓励下, 鲁鲁初一每天写日记, 初三写出反映校园生活的长篇小说, 高一出版处女作——这就是正面肯定、积极引导的力量。他大二专业考试只得了2分(总分40分), 在这样的挫折面前, 是写作帮助他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他通过自我反思, 主动换专业, 走上新的旅程。

推而广之, 我们对孩子有正面的认识, 他才能怀着积极乐观的心态, 百折不挠地对待生活和学习。

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 鲁稚始终怀着欣赏的态度看待孩子的每一点成长, 耐心倾听孩子的语言, 也不断思考自己的人生道路, 所以她才能发自内心地写道: “过去我把写作作为工具, 今天看来, 写作也是灵魂的伴侣, 给予人生最忠诚的陪伴、最温暖的抚慰、最有力的支持。”

再回到最开始我们思考的问题: 写作到底意味着什么? 对于一个不当作家的人, 写作有什么意义? 写作能让一个人走多远? 鲁稚写了25万字, 依然谦逊地说: “其实我也说不清。如果你的文字能给你带来一点点安慰, 能让别人的任何人哪怕给你带来一点点感动, 一点点启发, 一点点记忆, 那就是了不起的事。”

鲁稚有一天翻开过世母亲留下的一本泛黄的日记本, 里面写着这样一句话: “某年某月某日, 我女儿会笑了。”短短的一句话, 让她泪如雨下。

是的, 写作不只是为了练笔, 不只是一种技能的提高, 更是生命的记录, 就像母亲短短的一句话, 能够穿透岁月, 留下永恒的印记。

小柔荐